

附錄一. 杜斯妥也夫斯基生平與創作年表

〔本表日期均據俄曆〕

- | | | |
|-------|--------|---|
| 1821年 | 10月30日 | 杜斯妥也夫斯基出生於莫斯科聖彼得和保羅教區的瑪麗英濟貧醫院，父親為該院醫師。 |
| 1831 | | 父親米哈伊爾·安德列耶維奇先後在土拉〔Tula〕購買兩座莊園。 |
| 1833 | | 入學法國人舒索夫創辦的半寄宿中學。 |
| 1834 | | 轉學莫斯科切爾馬克寄宿學校。 |
| 1837 | 2月27日 | 母親瑪莉亞·費多洛夫娜去世 |
| | 5月 | 與父親和哥哥一同前往彼得堡，入科思妥馬洛夫預備學校，準備軍事工程學校入學試。 |
| 1838 | 1月16日 | 入學彼得堡軍事工程學校。 |
| 1839 | 6月8日 | 父親去世。 |
| 1840 | | 擢升下士，後升少尉。 |
| 1841 | | 創作兩齣悲劇《瑪莉亞·司徒亞特》〔Maria Stuard〕、《包利斯·戈都諾夫》〔Boris Godounov〕，但手稿未流傳下來。 |
| 1842 | | 升中尉。 |
| 1843 | 8月12日 | 軍校畢業，分配至工程局繪圖處工作。 |
| 1844 | 6月、7月 | 譯巴爾札克小說《歐也妮·葛朗臺》，連載於雜誌《劇目與文選》。 |
| | | 開始創作《窮人》。 |
| | 10月19日 | 因病獲准退役。 |
| 1845 | 5月 | 《窮人》定稿，獲涅克拉索夫和別林斯基高度評價。 |
| 1846 | 1月15日 | 《窮人》連載於涅克拉索夫主編的《彼得堡文集》。 |
| 1847 | | 《窮人》正式出版。 |
| | | 《女房東》發表於《祖國紀事》。 |
| | | 參加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組。 |
| 1848 | | 創作《陌生婦人》、《軟弱的心》、《聖誕節與婚禮》、《忌妒的丈夫》、《白夜》。 |

- 12 月 中篇小說《白夜》連載於《祖國紀事》。
- 1849** 4 月 15 日 在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組集會上朗讀別林斯基致果戈里信。
- 4 月 23 日 凌晨五時於自宅被捕，與其他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組成員被囚押於彼得堡羅要塞。
- 12 月 19 日 被革除官銜，下獄。
- 12 月 22 日 押上刑場，先宣讀死刑判決書，隨後宣讀減刑判決書，改判西伯利亞苦役。
- 12 月 24 日 押解前往西伯利亞。
- 1850~1854** 在鄂木斯克要塞服苦役。
- 1854** 2 月 15 日 刑期屆滿。
- 3 月 2 日 編入西伯利亞第七邊防營。
- 1855** 創作《死屋手記》。
- 1857** 2 月 6 日 在庫茲涅茨克與瑪麗亞·伊薩耶娃結婚。
- 4 月 18 日 沙皇下詔恢復杜斯妥也夫斯基之世襲爵稱，但沒收之家產不予發還。
- 《小英雄》匿名發表於《祖國紀事》。
- 年底 呈請退役奏文。
- 1859** 4 月 獲准退役。
- 12 月 獲准遷居彼得堡，但仍受秘密監視。
- 發表《斯捷潘奇科沃村及其居民》與《舅舅的夢》
- 1860** 9 月 《俄羅斯世界週刊》開始連載《死屋手記》。
- 1861** 1 月 創辦《時代》，開始連載長篇小說《被侮辱者與被損害者》，隨後出版單行本。
- 1862** 6 月 7 日 首度出國，於倫敦遇見赫爾岑，結識巴古寧。
- 《不愉快的困境》與《死屋手記》發表於《時代》。
- 1863** 5 月 24 日 《時代》遭查封。
- 8 月~10 月 再度出國。計畫創作《賭徒》。
- 《冬日的夏日印象記》發表於《時代》。
- 1864** 1 月 創辦《世紀》。
- 4 月 15 日 妻子瑪麗亞去世。

- 7月10日 哥哥米哈伊爾·米哈伊洛維奇去世。
發表《地下室手記》
- 1865** 6月 《世紀》停刊。
7月 再度前往國外。開始創作《罪與罰》。
- 1866** 1月 《罪與罰》在《俄國報導》上發表，並出書。
10月4日 在速記員安娜·斯尼特金娜幫助下完成《賭徒》。
~29日
- 1867** 2月15日 與安娜·斯尼特金娜結婚。
4月14日 與妻子一同出國。
- 1868** 1月 《俄國報導》連載長篇小說《白痴》。
2月22日 女兒索妮亞出生，但不久即夭亡。
開始構思長篇小說《卡拉瑪佐夫兄弟們》。
- 1869** 9月14日 女兒柳博芙出生。
- 1870** 《永恆的丈夫》發表於《黎明》。
- 1871** 1月 《俄國報導》開始連載長篇小說《附魔者》。
7月8日 出國四年後重返彼得堡。
7月16日 兒子費多爾出生。
- 1872** 12月15日 主編《公民》雜誌。
《永恆的丈夫》出版。
- 1873** 1月 《公民》開始連載《作家日記》。
- 1874** 辭去《公民》雜誌編輯職務。
- 1875** 1月 《祖國紀事》開始連載長篇小說《少年》。
8月10日 兒子阿遼沙出生。
- 1877** 在舊魯薩買下一棟別墅〔現為杜斯妥也夫斯基紀念館〕。
12月2日 當選科學院俄羅斯語言文學通訊院士。
12月30日 出席涅克拉索夫葬禮，並在墓前發表演說。
- 1878** 5月16日 兒子阿遼沙死於癲癇病。
夏季 開始創作《卡拉瑪佐夫兄弟們》。
- 1879** 3月9日 在文學基金會晚會上朗讀《卡拉瑪佐夫兄弟們》片段。
- 1880** 6月6日 出席普希金紀念碑揭幕儀式。

1881

- 6月8日 在紀念普希金演講會上發表演說，引起廣泛回響。
- 11月8日 長篇小說《卡拉瑪佐夫兄弟》完稿。
- 1月25日 因移動書架造成肺部血管破裂、吐血。
- 1月28日 晚間8時38分辭世。
- 2月1日 葬於彼得堡亞歷山大一涅夫斯基修道院齊赫文斯基公墓。

附錄二. 台灣杜斯妥也夫斯基作品翻譯出版一覽表

作品	出版年	出版社	譯者
罪與罰	1956	啓明書局	啓明書局編譯所 註 ¹
	1968	一善	
	1968	江南	
	1969	五洲	孫主民
	1974	學海	
	1975	青山	
	1977	遠行* ²	
	1979	遠景	耿繼之
	1979	魯南	
	1980	喜美	
	1981	名家	
	1983	文言	賴秀英
	1985	志文	劉根旺
	1986	大孚	耿繼之
	1988	聯廣	王維麗
	1988	鹿橋	〔漫畫版〕
	1990	祥一	
	1991	東方	張宏源 改寫
	1992	漢風	耿繼之
	1993	遠行*	耿繼之
	1993	業強	白沙
	1993	長圓	菲叮 改寫
	1994	書華	書華編輯部
	1994	花田文化	孫紹鎮、孫紹權改 編
	1998	光復	朱海觀、王汶

¹ 本出版品未著明譯者姓名，以下譯者欄空白者皆同。

² *表示同一出版社，但譯者不同。

	1998	撰者自印	朱海觀、王汶
	1998	桂冠	汝龍
	1999	錦繡	耿繼之
	2000	樂山	
	2000	光田	
	2000	啓仁	林鳴仁 改寫
	2000	新瀚文化	楊嶸
	2001	大步文化	沈映輝
	2001	光復網際網路	朱海觀、王汶
	2003	幼福文化	張容雪 改寫
卡拉馬佐夫兄弟	1964	天一	耿繼之
	1967	天祥	申素蘭
	1968	志文*	耿繼之
	1968	大方	
	1977	遠行	耿繼之
	1977	東海	
	1979	遠景	耿繼之
	1988	聯廣	聯廣圖書公司編輯部
	1994	業強	傅光明 改寫
	1998	光復	耿繼之
	1998	撰者自印	耿繼之
	2000	樂山	
	2000	貓頭鷹	榮如德
	2001	光復網際網路	耿繼之
	2001	小知堂	王幼慈
	2004	志文*	蕭逢年
	2004	桂冠	耿繼之
	2004	聯經	臧仲倫
白痴	1947	開明書店	耿繼之
	1968	十月	王行之

	1973	普天	王行之
	1976	爾雅	
	1975	大行	王行之
	1975	東海	王行之
	1976	遠行	
	1977	遠景	耿繼之
	1980	喜美	
	1981	名家	
	1998	光復	南江
	2001	新雨	黃鈞浩
	2003	小知堂	劉韻韶
地下室手記	1966	水牛	孟祥森
	1970	遠景	孟祥森
	1990	書華	孟祥森
	1993,1998	萬象	孟祥森
	1994	桂冠	孟祥森
	2002	驛站文化	侯延卿
	2003	INK 印刻	孟祥森
賭徒	1969	仙人掌	邱慧璋
	1973	王家	陳雙鈞
	1979	志文	邱慧璋
	1981	遠景	孟祥森
	1982	文言	喬玉夔
	1986	書華	孟祥森
窮人	1969	學海	
	1970	一善	
	1971	青山	鐘文
	1979	遠景*	林水文
	1980	喜美	
	1987	遠景*	鐘文
被侮辱者與被損	1974	文壇社	斯元哲

害者	1978	遠行	斯元哲
	1979	遠景	斯元哲
	1979	天華	
	1994	書華	斯元哲
少年	1976	綠園	耿繼之
	1976	遠行	
	1981	遠景	孟祥森
	1994	書華	耿繼之
死屋手記	1969	十月	
	1969	東海	耿繼之
	1977	遠行	
	1987	遠景	耿繼之
淑女	1966	台灣商務	何道生
	1977	遠行	
	1986	遠景	鐘文
永恆的丈夫	1976	遠行	孫慶餘
	1980	遠景	孫慶餘
附魔者	1979	遠景	孟祥森
雙重人	1976	爾雅	邱慧璋
作家日記	1977	書評書目	張伯權
耶誕節和婚禮	1974	華欣	陳蒼多
白夜	1978	志文	邱慧璋
杜斯妥也夫斯基	1994	故鄉	李鶴齡
短篇小說選			

附錄三. 台灣杜斯妥也夫斯基相關評論文章一覽表

1. 1960年，劉述先，〈陀思妥也夫斯基的《罪與罰》觀念〉，《文學欣賞的靈魂》，人生出版社，頁126-136。
2. 1960年2月，Alfred Kazin 著，劉紹銘譯，〈焦慮的時代—論杜斯妥也夫斯基〉，《文學》，第7卷06期，頁25-27。
3. 1961年4月21日，安哉譯，〈杜思妥也夫斯基書信集出版〉，《中央日報》，第六版〔中央副刊〕。
4. 1961年5月5日，田先進，〈狂馳的馬車—兼介《卡拉馬佐夫兄弟們》〉，《聯合報》，第八版〔聯合副刊〕。
5. 1961年5月22日，田先進，〈第米特里——一個揉合惡行與德性的兩面人物〉，《聯合報》，第八版〔聯合副刊〕。
6. 1967年4月，Lawrence Kohlberg 著，何欣譯，〈精神分析與文學形式—杜斯陀益夫斯基的 *Doubles* 之研究〉，《文學季刊》，第3期，頁33-49。
7. 1967年11月、12月，黑幼龍譯，〈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小說及思想〉〔上〕、〔下〕，《現代學苑》，第四卷11、12期，頁9-16、11-18。
8. 1968年11月，王敬羲，〈地下室英雄〉，《純文學》，第4卷05期，頁8-10。
9. 1969年，Ernest J. Simmons 著，孟祥森譯，〈《地下室手記》作者簡介〉，《地下室手記》，水牛圖書出版事業公司，頁1-21。
10. 1969年8月、9月、10月、11月、12月，盧克彰，〈《卡拉馬助夫兄弟們》的研究〉，《新文藝》，第161、162、163、164、165期，頁51-56、111-128、145-151、152-172、127-135。
11. 1970年，方瑜，〈人類靈魂的挖掘者—杜思妥也夫斯基〉，《杜斯基的生活》，小林秀雄著，李永熾譯，水年出版社，頁1-6。
12. 1970年1月，鄭學稼，〈陀思妥也夫斯基的《窮人》〉，《文藝月刊》，頁4-14。
13. 1971年，蔡伸章，〈杜思妥也夫斯基的世界〉，《聖潔的靈魂—杜思妥也夫斯基選集》，杜斯妥也夫斯基著，蔡伸章譯，志文出版社，頁1-56。
14. 1971年，W. Hubben 著，黑幼龍譯，〈陀斯妥也夫斯基小說及其思想〉，《靈魂的畫像》，現代學苑月刊社，梅苑等譯，頁247-283。
15. 1971年4月，David Magarshack 著，唐亦乾譯，〈杜斯退葉夫斯基及其短篇

- 小說》，《青溪》，第 46 期，頁 176-183。
16. 1971 年 12 月，莊信正，〈上帝不理人？—關於英格瑪·柏格曼和朵斯陀也夫斯基〉，《純文學》，第 10 卷 06 期，頁 14-17。
 17. 1972 年 1 月，霧峰，〈《地下室手記》評介〉，《今日中國》，第 9 期，頁 113-115。
 18. 1972 年 2 月，李震，〈杜斯妥也夫斯基與存在問題〉，《現代學苑》，第 9 卷 02 期，頁 1-6。
 19. 1972 年 6 月，Freud S. 著，姚嘉為譯，〈杜斯妥也夫斯基與弑父〉，《現代文學》，第 47 期，頁 99-111。
 20. 1972 年 7 月，鄒成禧，〈略論杜斯妥也夫斯基之生平及作品〉，《文藝復興》，第 31 期，頁 35-37。
 21. 1973 年 3 月，Angre Gide 著，康侯譯，〈杜思妥也夫斯基〉，《現代學苑》，第 10 卷 03 期，頁 130-131。
 22. 1973 年 3 月，辛鬱，〈杜思妥也夫斯基〉，《書評書目》，第 4 期，頁 56-57。
 23. 1973 年 6 月，辛鬱，〈杜思妥也夫斯基〉，《文藝月刊》，第 48 期，頁 163-169。
 24. 1973 年 7 月，馮輝岳，〈陀思妥也夫斯基的《死屋手記》〉，《青溪》，第 73 期，頁 98-99。
 25. 1974 年 2 月，鄔昆如，〈評《卡拉馬助夫兄弟們》〉，《文藝月刊》，第 56 期，頁 46-58。
 26. 1974 年 9 月，Westbrook, Francis A. 著，王其譯，〈論夢、聖人和魔鬼：《紅樓夢》、《白痴》中的真與幻〉，《幼獅月刊》，第 40 卷 03 期，頁 61-67。
 27. 1975 年 4 月，李震，〈杜斯妥也夫斯基這個人〉，《哲學與文化》，第 2 卷 04 期，頁 11-18。
 28. 1975 年 7 月，李震，〈杜斯妥也夫斯基這個人〉，《哲學與文化》，第 2 卷 07 期，頁 54-60。
 29. 1976 年，邱慧璋，〈《雙重人》譯後〉，《雙重人》，邱慧璋譯，爾雅出版社，頁 193-198。
 30. 1976 年 2 月，李震，〈《杜斯妥也夫斯基的精神世界》自序〉，《哲學與文化》，第 3 卷 02 期，頁 56-57。
 31. 1976 年 5 月，黃文範，〈杜斯妥也夫斯基懷憶錄〉〔Anna Dostoevsky 著〕，《書評書目》，第 37 期，頁 16-18。
 32. 1976 年 6 月，李震，〈杜斯妥也夫斯基〔Fyodor Dostoevsky〕對西方近代哲

- 學的批判》，《哲學論集》，第7期，頁161-181。
33. 1976年9月，周咸靖，〈《卡拉馬助夫兄弟們》與《紅樓夢》家族的比較〉，《中外文學》，第5卷04期，頁86-95。
 34. 1976年12月，項青，〈讀《雙重人》—兼談杜斯妥也夫斯基〉，《書評書目》，第44期，頁56-58。
 35. 1977年，應鳳凰，〈杜氏中譯書目〉，《作家日記》，張伯權譯，書評書目，頁189-195。
 36. 1977年1月，沙岡，〈也談《雙重人》〉，《書評書目》，第45期，頁48-52。
 37. 1977年4月，孫慶餘，〈《少年》與《偉大罪人的一生》〉，《書評書目》，第48期，頁16-21。
 38. 1978年11月，鄭曉村，〈論杜斯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記》〉，《出版與研究》，第33期，頁24-29。
 39. 1979年，新潮社文化事業公司編輯部，〈杜思妥也夫斯基其人及其作品〉，《賭徒》，邱慧璋譯，志文出版社，頁5-18。
 40. 1979年，特魯別次克原撰、徐雯譯，〈杜斯妥也夫斯基的《罪與罰》〉，《俄國文學論集》，王兆徽編著，四季出版事業有限公司，頁165-174。
 41. 1979年12月，亦青，〈杜斯妥也夫斯基筆下的窮人〉，《書藝》，第9期，頁2。
 42. 1980年8月，鄒成禧，〈從哲學觀點論《罪與罰》之人物〉，《中華文藝》，第19卷06期，頁196-202。
 43. 1980年11月，李勉，〈杜斯妥也夫斯基的《附魔者》〉，《書評書目》，第91期，頁51-55。
 44. 1981年12月15日，高達，〈二流的杜思妥也夫斯基？〉，《中國時報》，第八版〔人間副刊〕。
 45. 1981年12月，楊笠，〈魯迅與杜斯妥也夫斯基〉，《現代文學》，復刊第16期，頁7-26。
 46. 1981年12月，叢甦，〈愛與贖罪—淺論杜斯妥也夫斯基的道德觀〉，《現代文學》，復刊第16期，頁27-33。
 47. 1981年12月，馬森，〈讀杜斯妥也夫斯基隨感〉，《現代文學》，復刊第16期，頁35-41。

48. 1982年5月11日，宋澤萊，〈迷失·混亂·荒誕與虛妄的文學世界〉，《台灣時報》，第十二版〔時報副刊〕。
49. 1982年7月，李震，〈從杜斯托也夫斯基的著作中看：人與神〉，《文學思潮》，第12期，頁9-28。
50. 1982年9月，克魯泡特金原著，徐曙譯，〈杜思妥也夫斯基論〉，《人與社會》，第1卷03期，頁46-49。
51. 1982年11月，歐茵西，〈聶斯托耶夫斯基「德國之賭」〉，《文學時代叢刊》，第4期，頁89-92。
52. 1982年11月，小野，〈小說改成電影的可行性 從布烈松的作品談起〉，《明道文藝》，第80期，頁60-61。
53. 1984年4月30日，冷蛰，〈劫難歲月〉，《台灣時報》，第八版〔台時副刊〕。
54. 1984年8月，蕭傳文，〈俄國小說家杜思妥也夫斯基及其《窮人》〉，《書和人》，第498期，頁1-2。
55. 1984年10月9日，管設，〈杜思妥也夫斯基兄弟們〉，《台灣新生報》，第七版〔新生副刊〕。
56. 1986年2月，蔡源煌，〈二十世紀的西洋小說〉，《幼獅文藝》，第63卷02期，頁64-67。
57. 1986年8月，蔡源煌，〈表現主義〉，《幼獅文藝》，第64卷02期，頁72-75。
58. 1987年6月2日，葉石濤，〈杜思妥也夫斯基的文學〉，《台灣時報》，第八版〔台時副刊〕。
59. 1987年8月11日，王逢吉，〈綠川隨筆—心理的異化〉，《青年日報》，第十版〔青年副刊〕。
60. 1987年8月30日，方祖，〈文藝講話—心理小說與意識流小說〔四〕〉，《青年日報》，第十版〔青年副刊〕。
61. 1988年8月4日，振勝，〈作家小故事—有趣的結識 可憐的賭鬼〉，《青年日報》，第十四版〔青年副刊〕。
62. 1989年3月6日，江素燕，〈我的讀書經驗〉，《青年日報》，第十四版〔青年副刊〕。
63. 1989年3月9日，蕭傳文，〈文學的另一面〉，《青年日報》，第十四版〔青年副刊〕。
64. 1989年10月6日，王逢吉，〈從索忍尼辛說起〉，《青年日報》，第十四版〔青

年副刊〕。

65. 1990年2月22日，歐宗智，〈筆耕手記〉，《青年日報》，第12版〔青年副刊〕。
66. 1990年4月1日，顧肇森，〈書單〉，《聯合報》，第二十九版〔聯合副刊〕。
67. 1990年9月7日，吳嘉苓，〈讀者票選「四十來影」〉，《中國時報》，第二十九版〔開卷〕。
68. 1990年11月23日，包黛瑩〈女人的復仇〉，《自立晚報》，第十三版〔影劇藝文〕。
69. 1990年12月，黃文範，〈列寧格勒訪杜居 瞻仰一代小說大家的手跡〉，《幼獅文藝》，第72卷06期，頁148-153。
70. 1991年4月30日，王維楨，〈「俄國老李」作別台灣〉，《聯合報》，第二十五版〔聯合副刊〕。
71. 1991年5月18日，莊信正，〈最「壞」的河〉，《中國時報》，第二十七版〔人間副刊〕。
72. 1991年5月，馬莊穆，〈Church and state in the Brothers Karamazov〉，《英語研究集刊》，第17期，頁145-152。
73. 1991年6月26日，莊信正，〈從小說到電影〉，《中國時報》，第二十七版〔人間副刊〕。
74. 1991年7月4日，思果，〈西洋文學偶談〉，《台灣新生報》，第十四版〔新生副刊〕。
75. 1991年9月，沈冬青，〈追尋生命的軌跡—訪作家談信仰與文學〉，《幼獅文藝》，第74卷03期，頁54-69。
76. 1991年9月22日，七等生，〈俄羅斯家變〉，《中國時報》，第二十七版〔人間副刊〕。
77. 1991年11月10日，愚庵，〈蔣經國與高爾基〉，《自立晚報》，第十九版〔人間副刊〕。
78. 1991年12月29日，葉石濤，〈臺灣人命運的史詩〉，《中國時報》，第二十七版〔人間副刊〕。
79. 1992年1月12日，陳來興，〈不安的折鬱〉，《自立晚報》，第十九版〔本土副刊〕。

80. 1992年2月，彭瑞洵，〈杜斯妥也夫斯基—《卡拉馬助夫兄弟們》〉，《國教世紀》，第27卷04期，頁60-64。
81. 1992年4月7日，木心，〈俄羅斯舊夢〉，《中國時報》，第三十一版〔人間副刊〕。
82. 1992年6月1日，張新方，〈白先勇談白先勇〉，《青年日報》，第十三版〔青年副刊〕。
83. 1992年10月2日，高大鵬，〈信仰與生活拼圖〉，《青年日報》，第十七版〔青年副刊〕。
84. 1993年3月，歐茵西，〈透過不同時代的水晶體—與俄國導演一席談〉，《表演藝術》，第5期，頁120-123。
85. 1993年6月23-30日，東方白，〈從世界大河小說到台灣大河小說〉，《自立晚報》，第十九版〔本土副刊〕。
86. 1993年12月22日，林水福，〈杜斯妥也夫斯基生命中最長的一日〉，《自由時報》，第二十五版〔自由副刊〕。
87. 1994年6月，梁屏仙，〈Women characters in Dostoevsky's works: A feminist perspective〉，《實踐學報》，第25期，頁299-331。
88. 1994年8月12日，保真，〈你讀過尼采嗎？〉，《青年日報》，第十五版〔聯合副刊〕。
89. 1995年2月4日，張索時，〈曠達是治療痛苦的良方〉，《中央日報》，第四版〔兒童創作〕。
90. 1995年8月，阮秀莉，〈地下室與水晶宮：《地下室手記》中的反透明論述〉，《當代》，第112期，頁34-39。
91. 1996年9月18日，鹿憶鹿，〈異國情緣文學愛侶〉，《台灣新生報》，第十七版〔新生副刊〕。
92. 1996年12月，王文興，〈《卡拉馬佐夫兄弟》一書中的宗教觀〉，《聯合文學》，第13卷02期，頁70-77。
93. 1997年6月，張大春，〈看見太陽了——一則小說的主體說〉，《聯合文學》，第13卷08期，頁24-28。
94. 1998年，歐茵西，〈導讀〉，《罪與罰》，汝龍譯，桂冠圖書公司。
95. 1998年8月9日，歐茵西，〈悲愴的恩寵—閱讀杜思妥也夫斯基〉，《自由時報》，第四十一版〔自由副刊〕。

96. 1998年10月14日，隱地，〈聖彼得堡的舞步〉，《聯合報》，第三十七版〔聯合副刊〕。
97. 1998年10月16日，歐茵西〈以宗教超越現世苦難的杜斯妥也夫斯基〉，《中國時報》，第三十七版〔人間副刊〕。
98. 1998年12月，宋雲森，〈最高意義上的寫實主義者—杜斯妥也夫斯基〉，《聯合文學》，第15卷02期，頁45-49。
99. 1999年1月，彭怡平，〈白夜—杜斯妥也夫斯基的小說與維斯康堤的電影改編之間〉，《電影欣賞》，第17卷01期，頁57-59。
100. 1999年1月，歐茵西，〈人性的探索—杜斯妥也夫斯基與《附魔者》、《白痴》〉，《電影欣賞》，第17卷01期，頁55-56。
101. 1999年1月4日，田長方，〈文學與報導的血統爭議〉，《聯合報》，第四十一版〔聯合副刊〕。
102. 1999年3月，朱迺欣，〈俄國大文豪杜斯妥也夫斯基在精神病與癲癇症的貢獻〉，《健康世界》，第159期，頁67-72 + 75-76。
103. 1999年4月3日，王墨林，〈誰在地下唱讚美歌〉，《中國時報》，第三十七版〔人間副刊〕。

104. 2000年1月30-31日，賀新華，〈穿越苦難之路〉〔上〕〔下〕，《世界論壇報》，第十版〔論壇副刊〕。
105. 2000年8月，劉昌元，〈理性、感性與自由意志—論《地下室手記》中的反理性主義思想〉，《哲學雜誌》，第33期，頁152-167。
106. 2000年10月8日，歐茵西，〈走上流放之途〉，《聯合報》，第三十七版〔聯合副刊〕。

附錄四. 中國大陸出版之杜斯妥也夫斯基研究書目一覽表
〔1990年~2004年〕

● 中國大陸學者研究專書：

	出版年	書名	作者	出版社
1	1990	《俄國作家創作心理研究》	程正民	百花文藝
2	1992	《陀思妥耶夫斯基傳》	徐昌翰	黑龍江人民
3	1993	《探索心靈奧秘的人：陀思妥耶夫斯基評述》	胡狄	海南
4	1997	《陀思妥耶夫斯基與俄羅斯文化精神》	何雲波	湖南教育
5	1997	《憂鬱的先知：陀思妥耶夫斯基》	馮川	四川人民
6	1997	《敘事的智慧》	張檸	山東友誼
7	1998	《殘酷的天才：陀思妥耶夫斯基》	屠茂芹	太白文藝
8	1999	《道德·上帝與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問題》	何懷宏	新華
9	1999	《俄國文學與西方—審美敘事模式比較研究》	胡日佳	學林
10	1999	《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說的戲劇化》	季星星	首都師範大學
11	1999	《煉獄聖徒：陀思妥耶夫斯基傳》	曾嘉	河北人民
12	2002	《漂泊的靈魂：陀思妥耶夫斯基與俄羅斯傳統文化》	趙桂蓮	北京大學
13	2003	《宗教語境下的杜斯妥也夫斯基詩學》	王志耕	北京師範大學

● 外國研究著述中譯本：

出版年	書名	作者	譯者	出版社
-----	----	----	----	-----

1	1992	《永生永世的愛：陀思妥耶夫斯基夫人回憶錄》	〔俄〕陀思妥耶夫斯基 卡雅·安格	樊錦鑫	瀋江
2	1992	《陀思妥耶夫斯基妙語錄》	〔俄〕陀思妥耶夫斯基	紋綺	甘肅人民
3	1994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現實主義》	〔蘇〕弗里德連杰爾	陸人豪	安徽文藝
4	1994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上帝》	赫爾曼·海塞 等	斯人等	社會科學 文獻
5	1996	《陀思妥耶夫斯基哲學：系統論述》	〔德〕賴因哈德·勞特	沈真	東方
6	1997	《陀思妥耶夫斯基與世界文學》	〔蘇〕弗里德連杰爾	施元	上海譯文
7	1998	《詩學與訪談》	〔蘇〕巴赫金	白春仁 顧亞鈴	河北教育
8	2002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宗教大法官」》	〔俄〕羅讚諾夫	張百春	華夏
9	2003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三次愛情》	〔美〕馬克·斯洛尼姆	無興勇	廣西師範 大學
10	2003	《根除慣性：陀思妥耶夫斯基與形而上學》	〔美〕莉莎·克納普	季廣茂	吉林人民
11	2003	《陀思妥耶夫斯基論作為文化機制的俄國自殺問題》	〔美〕伊林娜·帕佩爾諾	杜文鵬 彭衛紅	吉林人民
12	2003	《陀思妥耶夫斯基與女性問題》	〔美〕尼娜·珀利堪·斯特勞斯	宋慶文 溫哲仙	吉林人民
13	2004	《巴赫金之後的陀思妥耶夫斯基》	〔英〕馬爾科姆·瓊斯	趙亞莉 陳紅薇 魏玉杰	吉林人民
14	2004	《陀思妥耶夫斯基》	〔美〕蘇珊·李·安德	馬寅卯	中華書局

森

附錄五. 俄文摘要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ЧЖЭНЧЖИ

Факультет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Ли Чжо Чжан

**Ф.М. ДОСТОЕВСКИЙ
В АСПЕКТЕ РЕЦЕПТИВНОЙ ЭСТЕТИКИ
(НА МАТЕРИАЛЕ РОМАНОВ «ПРЕСТУПЛЕНИЕ И
НАКАЗАНИЕ» И «БРАТЯ КАРАМАЗОВЫ»)**

Научный руководитель

Профессор

Доктор Оу Инь-си

Автореферат

диссертации на поискание учёной степени

магистра гуманитарных наук

Тайбэй, 2005 г.

1. Актуальность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Рецептивная эстетика (или теория рецепции), сформулированная в 60-е годы XX века в Германии двумя исследователями так называемой «констанцской школы» Робертом Яуссом и Вольфгангом Изером, представляет собой современный литературоведческий подход и новый способ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истории литературы. Рецептивная эстетика исходит из идеи о том, что произведение возникает, реализуется только в процессе встречи, контакта литературного текста с читателем. Основным предметом изучения является рецепция, т.е. восприятие литературного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 Произведение является не «литературным памятником», а партитурой, постоянно видоизменяющимся результатом «встречи» читателя и автора. При этом у данной партитуры не может быть идеального, единственно правильного прочтения – так же, как у музыкального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 не может быть идеального исполнения. В отличие от традиционных методологий литературоведения, сосредоточенных на авторе и тексте, впервые в истории литературы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и теории рецептивной эстетики в цепочке «автор – текст – читатель» поставили на первое место именно читателя. В рецептивной эстетике читатель, который в традиционной теории играет ограниченную роль, рассматривается как главный производитель значения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 т.е. он становится истоком значения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 определённого в прошлом текстом или автором. Литературное произведение не имеет смысла, если оно не прочитано читателем. Соответственно, 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жизнь литературного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 немыслима без активного участия читателя. Переопределение и переориентирование важности роли читателя в литературоведении позволяет познакомиться с создателями произведений класс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совсем в ином аспекте.

Как известно, Ф.М. Достоевский является одним из величайших писателей, но в то же время, и самым загадочным явлением в истории миров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и критические работы, посвящённые как его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м, так и личности самого писателя многочисленны. В них представлены различные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Например, на Западе Ф.М. Достоевского рассматривают как психотического психоаналитика, как предшественника экзистенциализма, в России как жестокий талант (Н.К. Михайловский), как религиозного мыслителя (Д.С. Мерехковский), как синтез великого художника и контр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го мыслителя критика советского времени. Кроме того, оценки, данные критиками Ф.М. Достоевскому, очень отличаются друг от друга. Одни признают его высокое место в мировой литературе, другие, отрицая форму его произведений, одобряют выраженные им идеи, иные думают, что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 Ф.М. Достоевского просто детективные психологические романы, и даже бессмысленный мусор, и их не стоит читать. Заметно, что отношение к самому Ф.М. Достоевскому и его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м различно- от восторженного до крайне негативного.

В прошлом, когда в литературоведении преобладали «автор-центральный» или «текст- центральный» способы, каждый критик, отрицая и даже игнорируя мнения других, высказывал только определённое суждение, не обращая внимания на многозначность и двухполярность оценки творчества Ф.М. Достоевского. А рецептивная эстетика позволяет нам создать многосторонний образ Ф.М. Достоевского, заключающий в себе многообразные мнения и оценки. Таким образом, попытка представить сложность и многозначность творчества Ф.М. Достоевского в аспекте рецептивной эстетики представляется актуальной и значимой.

2. Научная новизна

Развивающаяся на Западе в последние годы рецептивная эстетика тайваньским читателям представляется не вполне извест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оведческой теорией. Те немног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в Тайване, связанные с теорией рецептивной эстетики, посвящены изучению китайской класс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В настоящей диссертации в аспекте рецептивной эстетики впервые изучается иностранный писатель- Ф.М. Достоевский.

Кроме того, познания тайваньских читателей о Ф.М. Достоевском ограничиваются работами лишь китайских исследователей, работы русских и западных учёных практически не имеют широкого распространения. В данном исследовании впервые собрана и проанализирована мировая критика.

3. Цели и задачи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Целью настоящей работы является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явления многозначности творчества Ф.М. Достоевского в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динамике рецепции читателей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рецептивной эстетики. Для осуществления этой цели в диссертации ставятся и решаются следующие задачи:

- (1) представить тайваньским читателям новый приём создания литературной истории и развивающуюся на Западе современную концепцию литературоведения- рецептивную эстетику.
- (2) Установить историю рецепции Ф.М. Достоевского на материале романов «Преступление и наказание» и «Братья Карамазовы» на основе обобщения критики разных читательских кругов(русские, западные, китайские) на различных этапах.
- (3) рассмотреть различия и сходства в критике разных читательских кругов на определённом этапе и определённых читательских кругов на различных этапах.
- (4) проанализировать социальные,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культурные причины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раз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 рецепции читателей к Ф.М. Достоевскому.
- (5) познакомить тайваньских читателей с Ф.М. Достоевским в более широком аспекте.

4. Ориентация и методы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Полная рецептивная эстетика делится на две категории: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рецепции» и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эффекта». Эти две категории имеют одинаковый

объект изучения - рецепцию читателей в процессе прочтения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 отвечают на один и тот же вопрос: почему читатели по-разному относятся к одному автору и его произведению. Однако их ориентации разны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рецепции»,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ем которого является Роберт Яусс, пытается найти ответ на вопрос в рамках читателя общественно-историческим способом, посвящено изучению читателя как производителя значения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 его эстетической опыт и «горизонт ожидания».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эффекта»,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ем которого является Вольфганг Изер, пытается найти ответ на тот же вопрос в рамках самого текста тексто-аналистическим способом, сосредоточивается на изучении структуры текста как посылки рецепции читателя, его «композицию призыва» и отношения между текстом и читателем.

В связи с ограниченностью места и времени, автор диссертации выбирает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рецепции» как ориентацию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данной работы.

В методологической основе диссертационной работы лежат следующие две основные теории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рецепции»:

- (1) **Бесконечная циркуляция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я творческой силы читателя и многозначности текста.** На взгляд рецептивной эстетики, значение литературного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 возникает, существует не в тексте, а вне его. Объект литературоведения не должен ограничиваться текстом, а должен быть процессом производства значения текста, т.е. процессом осуществления прочтения читателем. При этом произведение больше не существует изолированно, а становится искусственным образом, образованным восприятием и понятием читателя. Более того, «читатель» не обозначает нормализованную группу, а является независимым индивидуумом, находящимся в определённом историческом и общественном фонах, имеющих собственные эстетический вкус, переживания жизни, уровень культуры и способность эстетической оценки. А читатели разных эпох дают разные значения произведению. Поэтому значение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 формируется и

расширяется в бесконечной циркуляции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я творческой силы читателя и многозначности текста.

- (2) **Историчность литературы, в которой сочетается диахрония с синхронией.** В связи с тем, что значение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 исходит из прочтения читателя, историчность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 проявляется в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прочтения на разных этапах. Поэтому рецептивная эстетика, с одной стороны, рассматривает рецепцию читателя в динамике развития истории в аспекте диахронии; с другой стороны, изучает рецепции разных читателей на определённом этапе развития истории в аспекте синхронии.

5. Источники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Для осуществления данного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используется широкий круг критических статей и литературы на русском, английском и китайском языках о Ф.М. Достоевском и его двух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х «Преступление и наказание» и «Братья Карамазовы». На Тайване подобные источники на русском языке крайне малочисленны, а на английском и китайском языках, наоборот, многочисленны, поэтому большинство источников, использованных в работе, на этих двух языках.

Остальные источники можно разделить на три группы. К первой группе относятся материалы по теории рецептивной эстетики. К второй группе относятся материалы по истории литературы России, Запада, Китая и Тайваня. В третью группу входят материалы по истории критики тех же стран. Почти все эти материалы на китайском языке.

6. Структура диссертации

Диссертация состоит из введения, трёх глав, заключения, библиографии и приложения.

Во введении приводятся мотивы, цели и методология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аргументируются актуальность и новизна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описывается структура диссертации.

Вторая глава «Рецепция русских читателей» состоит из двух частей, посвящённых концу XIX века и началу XX века, и первым тридцати годам советского времени. В обеих частях сначала коротко описаны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и общественный фон развития литературы. Далее представлены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трёх русских критиков: Н.К. Михайловского, Д.С. Мережковского и В.В. Розанова в первой части; Н.А. Бердяева, А.В. Луначарского, М.М. Бахтина в другой, проанализированы их работы о Ф.М. Достоевском.

В третьей главе «Рецепция западных читателей» сначала изложено развитие рецепции и отношения к Ф.М. Достоевскому читателей в Германии, Франции, Англии и Америке. Потом рассмотрены два традиционно присущие Западу аспекта рецепции - экзистенциализм и психоанализ. Наконец, представлены две последние работы американских критиков о Ф.М. Достоевском: Liza Knapp «Annihilation of Inertia: Dostoevsky and Metaphysics» (1996) и Ninna Pelinkan Straus «Dostoevsky and Woman Questions» (1994).

В четвёртой главе «Рецепция китайских читателей» сначала изложена история перевода и распространения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и произведений Ф.М. Достоевского в Китае и на Тайване. Потом рассмотрена история рецепции читателей единого Китая до 1949 года, Большого Китая и Тайваня после 1949 года до сегодняшнего времени, представлены работы всего 19 критиков, разделены и уточнены особенности рецепции китайских читателей на каждом историческом этапе.

В заключении диссертации подводятся итоги проведённого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и даются перспективы на будущее.

Общее количество работ, представленных в **библиографии** составляет 233 единиц.